

第海

作蕾派斯 耶翰約



行印局畫東大



书海

作图 范明 1000000



行印局書東大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海 弟

定價金圓一元二角四分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著 者 約 翰 那 · 斯 派 雷

譯 者 楊 鎮 華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 行 人 杜 鏞

印 刷 者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發 行 所 大 東 書 局

海弟

約翰娜·斯派蕾女士作 楊鎮華譯

序 言

品格生於理想，由薰染而擷得。我們可以從我們的同伴那理擷得牠，兒童則常常從他們的故事書中的朋友那邊去學得牠。這種從書本中介紹給他們的人物便成爲他們思想的同伴，他們變成真正的了，他們在兒童的想象中生活着，行動着，並且時常發生一種很大的影響，比他們日常所接觸的具有血肉的朋友所發生的影響還要大。這種情形差不多隨便那一本自傳都能夠證明。因此，在適當的時候替兒童預備適當的書籍，成爲負有孩子們心靈與道德的安全責任者的一個重要職務了。

兒童書籍能符合教師，圖書館管理者和仔細的父母所定的，高的標準，而又爲兒童們所熱烈的贊許的，並不怎樣多。在這些標準中，約翰娜·斯派蕾的「海弟」很容易地佔居上位。許多年來牠已是本極受人愛好的書了。公共圖書館的兒童書部還未把這書購置到牠們的書架上，使牠容易流行之前，爲娛悅而讀書尚未認爲合法的教室活動，需要搜集許多精選的書籍之前，「海弟」的英譯本早已作爲聖誕節或生日的禮物，介紹到許多兒童的手中了。

二三十年以來，約翰娜·斯派蕾的作品已在人所稱許的最好的兒童讀物書目中出現。「山羊孩，毛宜」差不多已和「海弟」一樣地流行；「雷戈和威色里」現在也被那些認得「海弟」和「毛宜」的幸運的兒童們急切地在閱讀。在最近的幾年裏，「格里脫的孩子」，「康耐里和羅塞爾」也已加入斯派蕾女士在她描寫瑞士亞爾帕斯山中兒童生活的愉快的故事中，替我們創造出來的那些歡快的兒童人物之羣了。

約翰娜·斯派蕾是理解兒童的：她知道他們怎樣思想，怎樣行動，因為她是一大羣兒童中之一，所以有很大的機會去洞悉小孩子們內心的一切。和這理解兒童的機會成雙的，斯派蕾女士還有一個便宜的地方，她撫養於快樂而又有教養的家庭中和文學的環境裏。把兒童生活描摹得栩栩欲活的技術是從她的繼承和訓練中來的。她的母親，梅太。胡塞是一個讀者很多的作家與詩人。她的母親是「沮利克」省著名的，極受敬愛的內科醫生。胡塞的好客之家吸引了當時的文士和別的知識界的人們。約翰娜·斯派蕾幼年的生活，在她的所有的書籍中都能很明白地感覺得到。她深知兒童的生活，也深知怎樣把牠告訴出來。她所寫的故事給人一種真實的印象，書中的人物活躍紙上，一如生人。光明愉快的「海弟」。愚笨但是可靠的「比德」，有忍耐心的「克拉勒」，都如那些成年的人物一般，無不合其典型，思想，說話和行動都和真正的人一樣。

所以，各處的兒童都認識而又愛好這些從斯派蕾女士^中介紹來的瑞士的男女小孩，原是不足為奇的事。但是在這些男女小孩中，「海弟」和她們的同伴們要算是最最受

人愛好的了。

大人們稱許這本「海弟」，因為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兒童以瑞士山中兒童生活愉快的景象，因為牠是一個快樂的小姑娘的真實的故事，這種小姑娘如在現實生活中，實足為理想的兒童遊侶。這故事把山裏微風的新鮮氣息和花卉絢爛的草地實現化，這都引人去作新的戶外景色的欣賞。牠撥動兒童正當的情緒；裏面有些插話喚起同情心，有些促進仁慈心，有些鼓起正義的意識。讀了這個故事，便創立了一種人性的知識，對於人類心地更明白的了解，對於人與事的正確而善意的批判。這種種在書中都寫得平易自然，毫無露骨的道德教訓，這樣的一本書於兒童顯然是有益的。

然而兒童却不一定歡喜於他們有益的事物的。「海弟」之所以為一本偉大的書籍者，只因為兒童閱讀時，和成人一樣地覺得有趣，一樣地歡喜牠。有個圖書館管理員，他有異常便利的研究機會，曾用一大串直截明白的問題，請兒童筆答，藉以測驗國內各處兒童的讀書趣味。他測驗了兩年多。在他這些答得自然而誠摯的報告中，有着關於選擇書籍和何以要這樣自願的選擇的理由的極準確的意見。

下列幾條就是他們所以要選擇「海弟」的理由中之幾個：

「我歡喜牠，因為牠顯示出故事中的一個人的方面有那麼多的仁愛之心。」

「我歡喜牠，因為牠敘述一個亞爾帕斯山中的小姑娘的故事。」

「我歡喜牠的理由是因為牠所敘述的奇遇。」

「牠並不難憶。」

「因為牠敘述些我自己也歡喜的旅行。」

「我之所以去讀牠的，因為許多姑娘曾告訴我關於牠的事。」

「因為海弟那麼歡喜所有的人，而且他們也都歡喜牠，又因為牠非常的可愛和有禮貌。」

「我歡喜牠，因為牠顯示出『海弟』對『愛爾模表舅』很親切，而他待牠也很親切。凡是歡快的人總能夠成功的。」

「一天，我到圖書館去，在路上還未決定借什麼書。我碰到一個女朋友從圖書館裏出來，笑容滿臉。於是她說：『我剛才看完一本很好的書，書名叫『海弟』，所以我就一直走去，把牠借來，欣賞牠了。』

「我歡喜牠，因為每個人在這本書裏都能自得其樂的。」

「我歡喜牠，因為牠裏面有許多對話和插話。」

「我歡喜牠，因為牠是一本男孩子的書，有着許多笑話和奇遇。」

「我歡喜牠，因為牠是女孩子們的，並且告訴我們，只要去試一試，我們總能夠有所成就的。」

「她——海弟——比我們更知道用功。」

「因為牠敘述關於一個和我的年紀相上下的女孩的事情。」

「我歡喜牠，因為牠彷彿是真正的，並且很使人興奮。我把牠讀了許多次，簡直像是真正的事情，而且我也是其中人物之一啦。牠又有一種很有益的道德教訓。」

當然，一本書有這樣廣大，這樣不同的贊美，一本既獲得兒童文學批評家的保證和兒童們自己稱贊的書，是值得以一種合乎廣大的需求的形式，來推薦給愛好的讀者們的。同時，原作中可愛的風致和雅趣自當盡量地保存。……

亞代林·查却脫。

目次

序言

第一章	上山去找愛爾模表舅	一
第二章	和祖父在家裏	一四
第三章	帶了山羊出去	二二
第四章	拜訪外婆	三五
第五章	來過兩次客人的結果	四八
第六章	新事物的一章	五八
第七章	不舒服的一天	六五
第八章	大房子裏的大風波	七七
第九章	西色曼先生聞所未聞	八六
第十章	祖母	九一
第十一章	海弟有得有失	九八
第十二章	房子裏的鬼	一〇三
第十三章	山上的一個夏晚	一二二

第十四章	星期日的鐘聲·····	一二六
第十五章	旅行的預備·····	一三七
第十六章	不速之客·····	一四二
第十七章	報酬·····	一五一
第十八章	多福里的冬天·····	一五七
第十九章	仍是冬天·····	一六八
第二十章	遠方友人的消息·····	一七七
第二十一章	在祖父家的生活·····	一九一
第二十二章	事出望外·····	一九七
第二十三章	再會·····	二一一

第一章 上山去找愛爾模表舅

美因斐爾這個愉快古舊的村莊，是在高山腳下的谷中。有一條小徑從山谷中經過碧綠的草地而達高山，且可直到山巔。小徑漸漸上伸，陸地也漸漸開展，而草地上的小草的地位也就讓給山間的植物了。

六月裏的一個晴朗晴美的早晨，有一個身材高高，看去很強健的姑娘手牽着一個小的女孩子，從那條小徑爬上山去。那小女孩的臉頰熱得非常之紅，竟致那緋紅的顏色透過她那經太陽曬得黑黝的皮膚而看得出來了。這並不是驚異的，因為雖在六月的太陽下，她衣服却還穿得很厚，好像要抵禦嚴寒似的。她如果是五歲呢，看去却還沒有這樣的年紀，但是她本來的樣子怎樣呢，這也不容易說。她分明穿了兩件（如果不是三件的話）長衣，一件穿在裏面，一件罩在外面。長衣外面，又裹着一條厚厚的紅色羊毛圍巾，這樣一來，她小小的身體便顯出一種不成樣子的外形啦。她小小的腳兒穿着一雙厚重的爬山用的釘鞋。

她在炎熱中慢慢地，努力地沿路走去。這兩個女孩子走到那坐落半山路上的多福里小村時，牠們離開山谷一定已走了一個鐘頭的路了，到了這小村，她們受到各方面的歡迎。有些村上的人從窗口中叫她們，有的從開着的門裏叫她們，有些在門外喊她們，

因為那個較大的姑娘現在已到了她的老家啦。然而，她並不停下來應付她朋友們的歡迎的叫喊和詢問，只是一步也不停地向前走去，一直走到了小村中散落的房屋最後的一間。

這時有個聲音從門中向她叫喊：「等一等，代弟；如果你們是上去的話，我和你們一起去。」

那姑娘站住了，小女孩馬上把她的手放掉，在地上坐了下來。

「你疲倦了嗎，海弟？」她的同伴問道。

「不，我熱得很。」小女孩回答說。

「現在我們就快到山頂了。你一定要勇敢地再走點路，走得大步大步的；再一個鐘頭，我們就到那裏啦。」代弟用種鼓勵的口吻說。

她們現在加入了一個健碩的，看去很和藹可親的婦人，她和她的老朋友走在前面，這兩個人不一會就開始很起勁地談話，談談多福里和牠附近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而那小女孩呢，跟在她們後面走着。

「你和這小女孩從那裏動身的？」那個剛剛加入同行的人問道，「我想這就是你姊姊遺下的孩子罷？」

「是的，」代弟回答說，「我帶她到表舅跟前去，她就耽擱在那裏了。」

「這孩子和愛爾模表舅住在上面那兒！你一定是發昏啦，代弟！你怎麼會想出這樣

的一件事情的呀？不過，那老頭兒會即刻把你和你的建議又趕回來呢！」

「他知道自己是她祖父，就不見得會那麼做的。他一定該幫她一點忙啊。我照料這孩子，一直到如今，我可以告訴你，巴貝爾，我將不使她阻止我接受已給與我的位置。現在要她祖父對她盡點責任啦。」

「如果他是像別的人那樣呢，那是非常好的。」健碩的巴貝爾熱心地說，「但是你總知道他是怎樣的人。他和一個小孩怎麼辦呢？尤其是這麼小的一個！這小孩也許不能夠和他一起生活吧。不過你自己想到那裏去呢？」

「到弗蘭福去，那地方有一個格外好的位置在等我。」代弟回答說，「我要奔投的那些人就是去年夏天在下面溫泉住過的，那時我替他們收拾房間。當時他們就歡喜帶我和他們一起去，但是我却離不開。現在他們又到這裏來了，重提他們的主意，而我也要跟他們去，你決意那麼辦的呀！」

「幸虧我不是這個孩子！」巴貝爾帶着一種憐惜得駭人的姿勢說，「沒有一個人知道山上那老頭兒的任何事情呢！他和隨便什麼人都沒有往來，並且一年到頭從來不讓腳踏進教堂一步。他偶爾下山來的時候，每個人都讓路給他和他那枝粗大的手杖。只要一看見他那毛鬆鬆的灰色眉毛和大把的鬚鬚，就已夠可怕的了。他的樣子真像個邪教徒或印地安人；沒有人想獨自個兒碰到他的。」

「唔，那又有什麼要緊呢？」代弟以一種挑激的聲音說，「他還不一樣是個祖父，

而且一定該照應這孩子的。他是不會對她有什麼傷害的；如果傷害她，他將來非受報應不可，而我却沒有關係。」

巴貝爾說道，「這個老頭兒的外貌是那個樣子，並且住在山上面，好像一個隱居的人，簡直不讓人家看見他，他的良心上有什末東西，我倒非常歡喜知道哩。關於他，人家什麼話都講過啦。你難道沒有從你姊姊那兒聽到過許多嗎？」

「是的，我聽到過。但是我不來把我聽到過的種種重說。如果傳到他耳朵裏去，對於這件事我就得麻煩了。」

其實巴貝爾早就極其急切地要知道些關於愛爾模表舅種種事情。他為什麼好像非常憎恨別的人，而一定要獨個兒地住；人們講到他時為什麼總低聲低氣，彷彿怕說反對他的任何事情，然而又不願意和他一起，這些她都不明白。此外，至於多福里的一切人為什麼都叫他「愛爾模表舅」，因為對於住在那裏的一切人，他實不能做表舅；這一點巴貝爾也毫無所知。巴貝爾不久之前才結婚，而她住到多福里來，是在他結婚之後。婚前，她的家是在下面柏拉帝戈的。因為這個緣故，以前多福里和牠附近地方發生過的一切事情，她都不大熟悉。

代弟呢，恰好相反，她生在多福里，並且直到前年她母親死為止，都住在這裏的。那時她才往拉茲那邊的溫泉，在一個大旅館裏做侍女。巴貝爾知道代弟能夠告訴她關於愛爾模的一切，所以她決定不掉這個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的良機。她以一種很親信的

樣子，將手去挽住了代弟的臂膊，然後說道，「我知道我能夠從你這裏找出真正的實情，以及那些流傳着的關於他的一切故事的意義。現在你告訴我罷，那老頭兒到底有什麼不對，人家以前是否也和現在一樣，看見他就避開，他是否也和現在一樣憎恨人們。」

「如果我斷定我告訴你的話不會傳遍柏拉帝戈呢，」代弟說，「我就可以說說關於他的一切事情。我的母親是從同萊區來的，而他也從那地方來。」

「呀，代弟，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巴貝爾問道，有些不高興了，「閑談的話在柏拉帝戈沒有到過那麼可怕的地步，而且在必要的時候，我也很能夠不多說話的。」

「很好，那末，我就告訴你罷——不過且等一等，」代弟以一種警告的聲音說道。

她向背後看看那小孩子是否相離不近，聽不到她所要訴述的一切話，但是那小孩子却不見了。一會兒之前她已蕩了開去，那時她的同伴們談話談得太熱烈了，並未注意到。代弟站定不動，向四周看了一轉。那小徑這裏那裏地轉着，但却看得出是沿着到多福里的路上去的。然而在這時那條路上一個人也看不到。

「我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巴貝爾喊道，「看呀！」她指着遠離小徑的一個地方。

「她跟着那牧羊的人和他的山羊在爬上那個斜坡啦。我不知道他今天為什麼這麼遲才帶他的山羊出來。然而，這對於我們却碰得很好的，因為現在他能夠照顧那孩子，你就可以好好地把事情告訴我了。」

「哦，說到照顧嗎，」代弟說，「那牧童到不必去挺身而出的。海弟雖只五歲，却

一點也不笨，她知道怎樣用她的眼睛呢。她注意到一切在進行的事，並且很快地就會學；這是件好的事情，因為她將來非照顧自己不可。那老頭兒除了他的兩隻山羊和一座茅屋外，沒有什麼可遺給她的。」

「他以前還有別的呢？」巴貝爾問道。

「我想真的如此罷，」代弟興奮地說，「他從前本是同萊區最大的田莊莊主之一，但是他想擺大紳士的樣兒，不久就把他的財產都在喝酒和賭博中用完。弄得什麼東西都不剩，只留下一個壞名聲，他便不見了。許多年之後，他帶了一個小孩子，回到同萊區來，他想把這小孩子寄居到親戚處。可是，每一家人家都餉他個閉門羹，因為沒有一個人願和他再有什麼來往了。他給這個待遇傷了心後，就發誓永遠不再踏到同萊區一步，於是他便到多福里來。」

「他的兒子，托巴斯，後來成爲一個木匠。他是個很勤勉的孩子，在多福里每個人都親切地歡迎他。然而，這老頭兒依舊受人猜疑，且有許多關於他的奇奇怪怪的謠言。不過，我們却不拒絕承認和他的親戚關係。你知道，我的外曾祖母就是他祖母的姊妹。所以我們家裏叫他『表舅』，不久，當地人大家都知道他是『表舅』了。自從他住到愛爾模山上後，他便以『愛爾模表舅』馳名各處。」

「那末托巴斯後來怎樣呢？」在那裏聽得很有興趣的巴貝爾問道。

「等一下呀，我正要講到這件事呢，」代弟回答道，「托巴斯在梅爾市學得他的技

藝；當他做滿學徒的時候，回到多福里來，和我的姊姊亞代爾海特結婚，但是他們的幸福却不久長。托巴斯結婚後兩年就死了，他正在工作的當兒，一條光芒射到他身上，當場便把他弄死啦。別人把他扛回家來，在亞代爾海特看見她丈夫那可憐的不成樣子的屍體時，她是那麼受驚和悲痛啊，她因此而患熱症，竟致不治。於是，托巴斯去世後二個月，他的妻子也跟 he 去了。

「他們悲慘的命運是當時大家的談話資料。人們以爲『表舅』過着無神的生涯，應受天譴。後來突然之間我們聽到他已經住到愛爾模山上去，不願再下來了。自從那時起，他便怨天尤人，在山中過着孤獨的生活。」

「母親和我接受下亞代爾海特的小寶寶，海弟，那時才一歲呢。去年我母親死了，我往底下溫泉去賺一點錢時，我出錢請住在上村的歐色爾照料海弟，我在溫泉耽過了冬季。今年春初，我以前服侍的那家人家從弗蘭福回來，又叫我跟他們一起去，這剛才我已告訴你了。我們後天就要動身，我能向你担保，這於我是極其好的位置呢。」

「你就要把這小孩交給山上的那個老頭兒嗎？你竟想出這麼的一件事情來做，真叫我驚異得不能言喻了，代弟。」巴貝爾說道，責備的意思溢於言表。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代弟問道，「我對這孩子已盡過責任，你現在要我對她怎樣呢？我當然不能夠帶一個五歲的小孩子到弗蘭福去的呀。但是，巴貝爾，你到什麼地方去？現在我們已走到愛爾模山的半路了。」